

正義城邦

科技的進步，使有些城市立下目標，追求成爲“伶俐城”。雖然僅有少數成功了；不過，伶俐而缺乏文化的深度，道德的高度，並沒有甚麼可羨慕的。實際上該追求的，成爲正義之城，才是真正的成功，作爲榜樣。聖經說：

城因正直人祝福便高舉；卻因邪惡人的口就傾覆。(箴一一:11)

正直人是就說“是”，非就說“非”；得正直人祝福，是真正的好，也就必然蒙神賜福，並且得人的景仰。反之，邪惡人的口，並沒有真理，常是他的胃在講話；他說好，祇是對他有好處。“義人的舌乃似高銀；惡人的心所值無幾。”(箴一〇:20)即使惡人講好話，並不值得注意。

春秋時，齊國的賢臣晏嬰，受國君景公之命，去治理東阿。晏子到任後，認真的實幹了三年，有不少人來訴說給國君。齊景公召晏子來責問：“你辜負我的期望，政績竟然這麼差！我且不責罰你，回家自己好好省察去吧！”

晏子謝罪說：“請再給我三年，一定改變作風，如果沒有成效，就請治我的死罪。”其實，用不上三年；一年之後，果然政聲非常好。在晉京述職的時候，國君特地到城門歡迎，盛讚他的進步，並垂詢怎這快就作得治績斐然？

晏子說：“臣前次受命治主政東阿，夙夜匪懈，一秉至公，不受賄賂，讓貧民收取山林漁獵之利，全境沒有飢餓的人，結果換來您的罪責。這次赴任，稍微看巨室的請託，也獲得些送來禮物，加徵賦稅，庫收反而減少，討好君側的親貴，讓境內的豪門多收入，治下的人民多半吃不上飯；而君主卻迎接祝賀稱讚。看來作官的人也多是不過如此；不過，我無法違背良心，再作這種好官，請許我退休，讓賢者出頭吧！”說完，再次下拜，就要辭職還鄉。齊景公趕快離座拉住晏子，向他認錯，說：“還是請先生仍回任，就把東阿當作你自己的，完全交給你放手去幹，我不再管了。”

後來晏子受任國相，遇賢者就任用，不同於國君的意願；見不稱職的人就罷免，不管其是君所愛重的人。有人寫無名信呈國君控告他說：“任免不徵求君主意見是專權，說話不知避諱是頂撞不遜，這樣不能算爲忠臣。”到他再晉見的時候，齊景公辭色有不喜歡的樣子。晏子回去，就收拾行李；報告景公：“我年老體衰，無法服事壯年的主子了。”

晏子離朝後，景公親信當權，國政窳敗，鄰國也尋釁欺凌。國君急了，再請求晏子復任。諸國恢復對齊國的尊敬，直到晏子離世。(晏子春秋卷七)可見伶俐未必是邦國之福，公義之城才重要，才更持久。

中國歷史上，另一個影響君主和國政方向的，是被稱爲“人鑑”的魏徵。魏徵“諫唐太宗十思疏”開始就說：“臣聞求木之長者，必固其根本；欲流之遠者，必浚其泉源；思國之安者，必積其德義。”這是說，德義是國家的根源，重要莫比。常有人說中國傳統是以人治，或稱德治，而不重法治；其實僅爲人云亦云，並非歷史事實。所謂“德義”者，德是品德的榜樣；義是不易的法理。也就是說，德與法兼備並重，是國家安定的根源；幾乎可數任何國，任何政府，背離這原則，以嚴刑峻法統治，必然不能長治久安，也不能興盛繁榮。

可惜，唐太宗的私人品德，可稱可述的有限，還是他夠聰明睿智，不僅贏得政治鬥爭，也留下宏大的法治和功業；但貞觀之治也不足維持三世，就成爲過去，跟流遠澤長，怎麼也不能不說有相當距離。唯有神的兒子基督耶穌，

“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們中間，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。”（約一：14）祂的國度沒有窮盡。

西方世界在主耶穌基督福音的光中，知道品德的重要，但因為缺乏生命的更新，無以成為光明之子。自從羅馬帝國接受基督教為國教，人民得到的是謊言的保障，有了不至滅亡的永生安全感，又可安心享受暫時的罪中之樂。這樣，除了少數追求敬虔的人，多數不注重品德，以至失去見證。今人以為利誘人才，建立伶俐城，必會流入分贓制，並非好主意。

陶科維邑(Alexis de Tocqueville, 1805-1859)於十九世紀旅行考察美國，寫了他名世的巨著美國的民主，使他成為歐洲思想界的明星，影響深遠。不過，他所描述的美國形象，是在華盛頓餘蔭之下，並且加上他自己濃重的理想色彩。如果同今天的情況相比，很難以相信是同一個國家。現在的領袖們，即使嘴皮子上挂着宗教，也是以政治利益為目的，與他們個人的品德差之天淵。在如此文化下，難免社群重視伶俐，以金錢為成功的衡量標準。

可是，有一項原則該是有效的，就是真正信仰的宗從，教化人民的行動。失去信仰的人民，難有高尚的道德生活。從二十世紀中至今，美國憑藉其科技的伶俐國，成為侵略屠殺紀錄的保持者，以維持其世界霸權的秩序。正義與人權，成為其行惡的盾牌。正義之城，竟然被看作不切實際的理想。

基督徒明白“耶和華的典章真實，全然公義”（詩一九：9），自然的表現，該是靠着在心內運作的聖靈，立志行事，在祂的光明中行走（賽二：5）。敬畏神的話，人民品德提高，不僅要以作伶俐城為目標，更要成為正義之城。

十六世紀的日內瓦，以品德和秩序知名。當時，蘇格蘭宗教改革家約翰諾克司(John Knox, c. 1513-1572)，到那加爾文(John Calvin, 1509-1564)教導影響下的城。諾克司所見，使他驚羨不置，認為是天國在地上。那時，他已任過英王愛德華六世宮廷牧師之一，講道大有能力，竟然甘心在年齡相若的加爾文腳前受教，並負責英國移民教會。諾克司對於蘇格蘭教會的影響，既深且久遠，更因後來的宣教運動，而普及地球表面。英國移民在美洲殖民地的獨立事業，是改革宗信仰的果子，可不算過分誇張。

大衛時示巴叛亂的餘波，導致約押率兵圍困亞比拉。那以色列古城的人民，不僅聰明，更易和平忠厚知名，贏得普遍尊敬；所以有話說：“當先在亞比拉求問，然後事就定妥。”（撒下二〇：15-22）在那裏完成理想的結局。可見真正聰明的文化，不必爭霸鬥狠，而在於良善和平。

祝神的兒女們，致力於公義之城，真作建造在山上的城，為主美好見證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